



党龄印记 父亲的故事

翟长付

时间过得真快,不经意间,父亲离开我们快九年了。岁月流逝,伤痛已不再那么强烈,然而父亲勤劳节俭、善良待人的品质,经过时光的冲刷却变得越来越清晰。父亲的脸上总是面带笑容,笑容中透露出无尽的力量,仿佛能够战胜一切。每当我遇到困难时,脑海里就会浮现父亲的笑容。

父亲是中国共产党党员,在其一生饱经世变的79年中,党龄就有63年。他十四岁那一年的冬天,被爷爷送到无锡铁匠船上学打铁,没过多久,思家心切的他,从无锡偷偷跑回来。那时候全国上下正掀起了抗美援朝、保家卫国的热潮,父亲害怕爷爷骂,听说参军能够吃得饱,就去报名处报名参军。因为年龄不够,身材瘦小被劝退了,倔强的父亲在同村姓夏的伙伴帮助下,偷偷躲到了船舱里,船到了几十公里外的县城才被发现。父亲随着部队来到了安东志愿军集训基地,这时候,上了几天私塾的他才想起给家里写了封信。

入朝后的第二年十月,父亲参加了著名的上甘岭战役。他所在的工兵连负责往前沿送弹药,

虽然没有直接在前沿阵地跟敌人面对面地干,但是上甘岭就那么大的地方,全是炮火。父亲的右腿被炮弹炸伤了,是战友从阵地背下来的。也就是在这场战役中,父亲荣立三等功,十六岁的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父亲的腿伤虽然不是很严重,但是由于朝鲜天气太冷,落下了关节炎症,阴天下雨经常看到他按揉腿部。

伤好后的父亲回国了,转业到县公安局上班。1962年,县里号召干部下放到农村,支援农村建设,父亲便下放来到村里,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。记得小时候,父亲早出晚归,肩上总是扛着那把大铧铧,风里来雨里去的在地里忙碌。父亲是种地的一把好手,割麦插秧,泥挖墒样样精通。家里的各种农具,都是铁匠出身的他自己打制的,这些农具虽然普通,却陪伴着他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劳碌的日子。

父亲一生光明磊落,严格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,激励和鼓励我们,先后把大哥和四弟送到部队报效国家。他有句口头禅:我是党员,不能给政府添乱,听政府的话没错。兄弟四个结婚成家后,就大哥生一儿子,其他三兄弟都是一个女儿,在父亲的影响下,都没有超生。

除了村里安排的平房宅地,在父亲的坚持下,都没有再申请别墅宅地。老镇拆迁的时候,在父亲的带领下,兄弟四个的房子率先拆掉。点点滴滴的很多事,都是我们家一辈子的骄傲和自豪。

每年镇里的党员冬训班,他是一次都不肯落下。患了胃癌后,拄着拐杖也要去参加,弟弟只好陪他一起去,坐在礼堂外面等着他。

63年的党龄,是父亲一生的荣耀,党龄如同他脸上的皱纹和印记,刻画出他对党的忠诚和执着。年迈的他,经常翻出他的志愿军退伍证、党员证,还有几枚军功章,轻轻抚摸,左看右看,眼神中流露出的是一种难以言表的深情,那是对党的无限眷恋,是对自己60多年党员生涯的深情回望。

父亲的最后几天,茶水未进,却坚持等到国庆节,2015年的10月2号,父亲永远的离开了我们。如果父亲能活到现在,军功章里一定会再多一枚“光荣在党五十年”的纪念章。



有一台电风扇,也不抵事,只能睡在星光下,似乎这才是夏日模样。门前洒水降温,一盆水泼下去,地面滋滋作响。竹床、椅子、凳子都搬出来乘凉,两张长板凳一拼也可当凉用。月色似银,繁星点点,房屋、树木影影绰绰,成了一幅美丽的剪影。我仰面朝天,数星星、看银河、听牛郎织女等故事。四周蛙鼓虫鸣,萤火虫一闪一闪,晶莹剔透的,拿把蒲扇摇摇,不知何时已进入梦乡。直到午夜时分,才被父母叫醒回屋睡觉。条件好的人家买了电视机,成了全村喜讯。电视机会放到门口,虽是黑白的,尺寸也不大,但乡亲们围坐在一起,一边乘凉,一边跟着剧情时而欢笑、时而叹息,看得津津有味。

俗话说:“小暑黄鳝赛人参”。此时的黄鳝体壮肥腴,肉嫩鲜美,营养丰富。小时候在乡间是放笼子捉黄鳝。傍晚时分,落日染红了半边天,我屁颠屁颠地跟在父亲后面,将带有诱饵的笼子放入绿莹莹的秧田,并用下力压入泥。天刚蒙蒙亮,父亲就去收笼子,每次都有收获。黄鳝多半卖掉,补家用,有时会留一两条给我们滋补。粗大的黄鳝要用石头砸碎脊背上骨头,一来骨头里的营养出来了,骨头也可吃;二来容易烧透入味。

“人皆苦炎热,我爱夏日长。”许是满目叠翠,许是有瓜果解馋……诗人满心欢喜。“竹深树密虫鸣处,时有微凉不是风。”即便无风,心静自然凉,那是一份超然,一种内心的澄澈。“荷风送香气,竹露滴清响。”这一“送”一“滴”,如此美妙。试想,在纳凉时,鼻间幽幽荷香、耳畔丝丝清音,心也安然,身也清凉。

时有微凉不是风

刘世河

小暑一过,真正的盛夏也就扑面而来。青海的好友特意打电话来,邀我去避暑。想象着青海湖、茶卡盐湖、还有“东方小瑞士”之称的祁连山,我有瞬间的心动,但随后就婉言谢绝了。因为在这样一个热浪袭人的季节,实在不宜走亲访友。思来想去,还是觉得不如就窝在家里读书消暑吧!

读书消暑,重在心静,读什么尤为重要。最起得赏心悦目的文字方可与“消”字扯上关系。否则,倘若你乱读一气,非但不能“消”夏避暑,弄不好还会添燥增温。所以我的首选就是唐诗宋词。

“夜热依然午热同,开窗小立月明中。竹深树密虫鸣处,时有微凉不是风。”这是杨万里于月夜在庭院中闲步纳凉时的有感而发。他还给这首诗起了一个十分有趣的名字叫《夏夜追凉》,明明是纳凉,却故意说成追凉,这个追字,不仅生动,而且画面感十足。更妙的是尾句:时有微凉不是风,字面上看这微凉来自竹深树密虫鸣处,实则非也。此句与白居易的“何以消烦暑,端坐一院中。眼前无长物,窗下有清风。散热由心静,凉生为室空。”有异曲同工之妙。两位诗人都简直堪称“名医”,因为他们异口同声地给我们开了一个同样的消暑妙方:心静自然凉。

开出这个妙方的还有宋代的苏轼:“别院深深夏席清,石榴开遍透帘明。树阴满地日当午,梦觉流莺时一声。”小院深深,曲径通幽,榴花怒放,竹席清凉,读罢,周身顿觉一片凉意。

心静自然凉,其实还有一层意思,就是心净自然凉。正如白翁的“眼前无长物,凉生为室空”两句,想必他的院中也未必真的杂物全无,只不过不入眼而不入心而已,心里一干净,自然也就顿觉清凉起来。

以上三位都是宅在自家院中消暑,当然更有移步自然中的。“绿树阴浓夏日长,楼台倒影入池塘,水晶帘动微风起,满架蔷薇一院香。”除了唐代高骈的这首《山亭夏日》,宋代葛文举也有一首《夏日》描写的则是水边:“晓荷承翠露,晚眺障斜阳。树阴下常阴,水边风最凉。蝉移惊鹊近,鹭起得鱼忙。独坐观群动,闲消夏日长。”诗人独坐一湾水塘边,边乘凉消暑,边欣赏鸣蝉蝉鸣,喜鹊栖枝,鹭鸟掠水,鱼儿摇曳,一时间情趣盎然,暑意全消。

描述盛夏情趣更生动的当属李清照的《如梦令》:“常记溪亭日暮,沉醉不知归路。兴尽晚回舟,误入藕花深处。争渡,争渡,惊起一滩鸥鹭。”这是一首闺情词,虽戛然而止,却意味深长。词人时常想起那个溪亭映日的傍晚,和一群花季少女划着小船,边小酌,边赏景。不知不觉天色已晚,她们依然划呀划,划呀划,不想船儿竟一头栽到荷花深处,“扑啦啦”惊起一滩水鸟。好一幅生机勃勃、惬意自得的水彩画。我想有了这么一日,词人至少清凉一夏是没问题的了。

而苏轼的《菩萨蛮·夏回怨》除了写景,还写情:“柳庭风静人眠昼,昼眠人静风庭柳。香汗薄衫凉,凉衫薄汗香。手冰碗藕,藕碗冰红手。即笑藕丝长,长丝藕笑郎。”读罢闭目一想,那幅画面立马浮在眼前:美人一觉醒来,出点薄汗,红酥手里捧着一碗冰凉的莲藕粥,与情郎一边喝,一边欢声笑语。此情此景,怎一个“爽”字了得,心凉爽了,身又岂能不凉爽!

宋代豪华版

“录取通知书”

书芸

唐代以来,随着科举制度兴起,金榜题名成为很多读书人的入仕敲门砖,随之伴生了“录取通知书”——“泥金帖子”。

朝廷为了凸显对新科进士的重视,用金粉涂饰在笺筒上来通知新科进士,可谓给足了文人面子。生于晚唐的文学家王仁裕《开元天宝遗事·泥金帖子》记载:“新进士才及第,以泥金书帖子附家书中,用报登科之喜。”

到了宋朝,由于皇帝重视文教,教育部门精益求精,特意将“泥金帖子”进一步改良,特用“黄花瓣”替代笺筒。“黄花瓣”锦帛材质,金粉涂之,再写上新科进士名字,大气高贵,堪比皇帝诏书,因而被称为“金花帖子”。

宋人赵彦卫的《云麓漫钞》对“金花帖子”记录颇为详细:“国初,循唐制,进士登第者,主文以黄花瓣,长五寸许,阔半之,书其姓名,

花押其下,护以大帖。又书姓名于帖面,而谓之榜帖,当时称为金花帖子。”

史书记载,宋太宗赵光义即位两个月,突击性一次就录取了500多名进士,还亲自宴请这些“天子门生”,完全按照国宴标准举办;还每人发20万“装钱”,作为上任的差旅费、安家费,更让这些进士感恩涕零,誓死效忠陛下。难怪进士们会把“金花帖子”当圣旨一般供奉,实在是一种莫大的荣耀,彰显圣恩浩荡。

明朝陈继儒《太平清话》卷四证实:“宋朝吴郡士登科者,始于羹汤,其家居昆山黄姑,犹登第时金花榜帖,乃用涂金纸,阔三寸,长四寸许。”

正是因其用料如此考究,宋代“金花帖子”也被史学家称为中国古代豪华版“录取通知书”。



落日归山的黄昏

牛旭斌

落日归山的黄昏,我常常为一天的流逝而惋惜。玉米地边的葵花,像一盏盏小太阳,终究留不住,太阳沿西天一寸一寸掉进山谷,黄昏因为失去太阳的光辉,而沉入深夜。

摸不着路的时候,我常常为黄昏的来临而感觉到踏实与平静,也常为夜幕降临时明亮的星灯而温馨。

山堆层叠的陇南,落日从山谷掉进地球磨眼的壮丽,不论用什么语言和词语都无法描述,用什么丹青和彩墨都难以描绘。那种太阳最后离开白昼的绝美,沿着锯齿般巍峨的山埂,伴着灿烂的晚霞徐徐下沉,把春天绿油油的麦地,把秋日高高摆舞的玉米花和高粱穗子,映染得通红,把我和伙伴们的羊群,一抱子装进大山的阴影里。太阳一寸一寸掉进山谷的时候,云向着山顶向着西天奔跑,牛羊跑出洋槐林,越过宕沟,一头扎进泉水饱饮一场。落日极不情愿地落窝,依依不舍,告别几十重的山峦和大大小小的盆地。我似乎有一种失落,不是对光阴易逝的忧虑和惆怅,而是小时候一直讨厌天黑,因为天黑就没地方玩耍,小伙伴们也就回家了。

夏家垮的每一天,我观察过风一吹过,天就蓝了,云一奔跑,太阳就把鸟影架到山上了。多少个天风骤凉的清晨,我爬到村庄最高的山梁上,静候照常升起于孟家山的崭新太阳,如何漫照山河,又如何能在日落中陷入殒灭。我目送过斜阳拉长在山坡上渐渐推移的光线,如何分割阴阳昏明的大地与山峦。

万丈霞光洒满的山谷,嫩嫩的水芹菜郁郁葱葱,夏枯草开着紫色的小花,毛草正抽出毛茸茸的花穗,一片片山恋、草坡和溪流,崎岖的茅草路,被余晖照耀而泛出金光。花草的周身斑斑点点,波粼闪闪,鸟儿的翅膀被镀上亮光,羽翼铿锵,庄稼和土地被渡上一层青铜,大地静穆,流光溢彩,美不胜收。山坡的草绿渐渐变暗,变

深,变黑。夜晚已经来临,如盖的天幕降下黑色的被褥,把满山地农人们忙送不休的耕作、收割与躁动,把赶集路上风尘仆仆来来往往的小贩和人群,统统卷入茫茫无际的漆黑。细瞧,这不正是储嗣宗笔下的“独立望秋草,野人耕夕阳”吗?

一天就这样过尽。不急,不慢。

我再听不到鸟儿的叽叽喳喳,再没有颤悠着脚步穿过黄土路挑水的身影。我再看不见满坡争奇斗艳的野花,再没有上山下山扬尘而去的汽车。鸟儿因为黑夜而停歇飞翔,花朵因为黑夜而黯然失色。站在田野终年厮守的稻草人,依然忠诚地对待坚守的土地,它不管山洞里的黄鼠狼、野獾有没有睡觉,也不管土坎里的田鼠石头下的野兔树上的麻雀儿,趁不趁月黑风高出来侵害庄稼,只顾跟随着入夜后的山风,挥舞飘飘的衣袖。

每逢这样宁静的夜晚,我都在路口等待晚归的父亲回家。他抢在夏至到来前,给三亩麦地种上黄豆。陡路上,扛着锄头的父亲,匆匆奔跑,手心里托着一顶草帽,帽壳里铺着两片款冬花叶子,他在高山的麦地里,采摘了几百枚覆盆子。鲜红的果粒饱含果浆,老远就被风送来一缕缕甜香。我接过草帽,吃着覆盆子,心里尽是甜蜜。那一夜的梦里,我反复流连在骄阳炙烈的垮地里,与伙伴们抢摘那望不到边的覆盆子。一枚荆棘锋利的牙齿扎进我的手指,割出了血,我疼得在地上跳,伙伴们揪来黄蒿草,搓出汁水给我止血,我望着另一片密密麻麻的覆盆子,笑着醒来了。那一年,我躲在夕阳的余晖下,与涨红脸的太阳捉迷藏,她轻轻对我微笑,缓缓下沉,梁上的树晃动着枝叶,说着再见。

这是我童年时的经历,乏味却充满快乐。我在那时候渴求长大盼望离乡,心里有对大山的埋怨,我跑遍了

所有的山山岭岭,吃遍了每一道坡上的野果,却从来没有感激过山野的恩惠,更没有发现过故乡的美。而随着背井离乡和年岁增加,当我再踏上少年时奔跑过的山道时,我对曾经熟视无睹又满不在乎的事物,重新有了完全不同的认知与情感,我的良心开始为少年的蒙昧而自责,为妄自菲薄的无知而惭怍和忏悔。其实夏家垮的山水、田地,什么都没有变,就连覆盆子,也还是覆盆子,落日也还是那落日,风依旧还是那风,夏家垮也还是夏家垮,但时空在岁月里发生了推移,交错,我已毕竟从少年变成了中年,父亲也已从中年步入到老年,稻草人身穿的水蓝色粗布汗褂,换成了长袖飘飘的彩衣,只是越来越多的草坡即将包围和占据麦地,成群结队的獐猪胆大包天闯入村庄。稻草人失业了,它甩断了衣袖,也赶不走和惊吓不掉任何一种与人共居的野生动物。

我想起曾经在河西的大漠里观看落日,时间已是晚上九点,太阳还赶也赶不走地挂在天边。我从关城的腹地上漫步,夕阳似乎要留下来过夜,让我忽地诵读起贾岛的那句诗:高城满夕阳,何事欲沾裳?

麦黄了,庄稼该颗粒归仓了。我知道该收了,低下了头,认输了,不害怕流汗了,却失去了在土地上辛勤创造的机会了。

从小受日月星辰的哺育,我失意而返时明白了,落日今晚下山,明天还会上山。覆盆子在仲夏采尽,明年一定还会再结。许多人走了,却再没有回过夏家垮。夏家垮的麦地越来越少了,等在路口远道而来的收割机却排着长队。稻草人装上了会喊话的喇叭,却没有了陪它长年耕作的人。

摘桑陌上,踏草夕阳。我从落日归山的黄昏里,轻轻掩住院门。收拾一堆夏天的豆角小葱,连泥带土,悄悄返回无根的城里。